

「法輪未轉，食輪先轉」，在佛教寺院，大寮是掌管大眾師滋養色身的補給站。其中有個副典座的執事，負責煮湯、煮稀飯。我對此並不害怕，因為從小，只要奶奶或媽媽在廚房，我就是個跟屁蟲，耳濡目染之下，煮個家常菜是駕輕就熟。因此，當輪到學習副典座時，期望自己能烹調出合乎大眾師口味的湯；稀飯是粒粒分明，令人垂涎三尺。對於煮食的步驟，我是倒背如流，但第一次煮給這麼多我所尊敬的法師用齋，身心仍不自覺有些壓力。

輪副典座時，有幾件事令我印象深刻、刻骨銘心。當副典座，有堂必修課，也是學院的傳統湯——麵疙瘩湯。煮湯當天，學長教我和麵粉、試水溫，調勻之後，還須醒麵，這樣的麵疙瘩才会有彈性。也邀請數位學長一同來捏麵疙瘩。一群人圍在大鍋爐邊，好不熱鬧喔！我的心隨著鍋中的菜、麵七上八下的，直盯著牆上的掛鐘看，深怕時間來不及。終於在最後一刻，煮好了那鍋湯，心中的大石頭這才放下。午齋後，聽到學長們對麵疙瘩湯的讚賞，內心感到無比歡喜，感恩自己有機會供養眾人，也感謝協助的人熱心支援，沒有她們的歡喜布施，我一個人慢慢捏，怕就趕不上打板了。

還有一回，爆香菇時，爆好就順手拿起手邊的小鍋子盛食物，這一拿，我的手發出ㄉㄉ的聲響，那種痛徹頭徹腦。猶豫了一下，要不要放手呢？如果馬上放手，食物會散落滿地、大鍋會起火、會延誤打板……。我的腳沒有離開原地，我仍有我的沉著判斷。忍痛將食物盛好，接著快步跑到水龍頭沖浸冷水。陣陣刺痛，沒有立即消失，擔心手會腫起來：「那午齋後的出坡該怎麼辦？真後悔當初沒有把手放開，就不會如此嚴重。想到在家都是奶奶和媽媽在煮，我只做個打雜跟班，從來不曾燙傷，淚水不自覺地滑下。」當下被自憐的情緒淹沒，完全忘失了執事是培福，牽掛著自己的手痛，還要煮湯、寫作業、洗澡……。擔心了一堆，才發現燙傷的是左手，對身體的執著，我無限地擴大了。經過這一喜一憐的感受，我發現奶奶、媽媽從來都不說痛！才恍然大悟，每天所吃的齋食是整組分工合作完成，深深體會到施捨的需要，即使飯、菜煮得不合口味，也都是歡喜布施的呈現。常言道：「一粥一飯，當思來處不易。」每每在用餐前，我都祈願：「感恩成就這一餐一食的一切人，願他們平安快樂！」

那一次燙傷手指頭，是我有生以來頭一遭，當中有痛，但樂趣在其中萌生。至於稀飯燒焦了，湯煮糊了，是常有的事。有機會煮齋食供養大眾，看到大眾師歡喜接受，自己也歡喜，成長的路上是夾雜著歡樂與淚水，我願學習。